

● 王振清



京都大案

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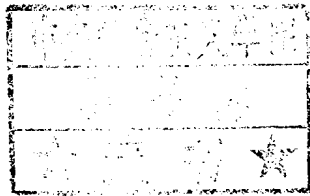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186

85556

京都大案纪实

王振清著



555 186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京都大案纪实

王振清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68,000
1992年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ISBN 7-5039-0881-5/I·432

定 价：3.50元

目 录

疯狂的恋情	(1)
京都,有这样一群行乞者	(46)
京都88	(61)
——国际诈骗案始末	
破碎了的黄金梦	(70)
——首都特大黄金盗窃案审判纪实	
风流大亨	(84)
——中国首宗涉外治安行政诉讼案纪实	
一宗与死人“复婚”案	(101)
在梦幻中离去的女人	(108)
一桩触目惊心的玩忽职守案	(119)
“家丑外扬”之后	(127)
濛濛细雨下的罪恶	(137)
促人思索的案件	(148)
父母哦,请为孩子想想	(189)
他们脚下的路	(214)
——一份发自家庭内部的报告	
黑色的网	(231)

疯狂的恋情

我不怕招惹种种非议，因为我所记述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里面容注了的仅是我和他们对于美好恋情真挚的祝福和深情的呼唤。

——作者题记

爱，是一首亘古不灭的生命主题曲。它使古往今来的无数男女品味到天伦之乐，获得过美满的幸福。

爱，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必然追求，它培育维系了人本身，使之生生死死，永无绝时。

爱，更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它驱动着许许多多的人做出诸种难思难解的非常之举。

在我们这个广袤的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曾在它的面前；徘徊过，迷惘过，沮丧过，亢奋过……

当我终于下了决心，并且怀着一种甜甜的心境，循着众多文人墨客美好吟唱的余音，去探索这令人神往的领域时，当代青年热恋的狂潮一下子将我卷了进去，忽而被推上高昂激越的峰巅，忽而又被冲向深不可测的谷底。鬼使神差地，我记下了这样一些故事。

也许，我捧给读者的只是一杯杯难咽的苦酒，也许，我给人们留下的仅是对于昨天的沉痛回忆，也许……

将甜蜜欢悦的恋情写成了一首悲苦、哀伤的咏叹调，是

因为那些在热恋中死去的和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都在对我诉说，其声凄凄，其情切切。

一、在热恋的日子里

林晓丽今年20岁，做了两年待业知青后，一次难得的机缘，她被安排到一间国营机修厂作学徒。这在大城市“就业难”，尤其是女青年就业更难的今天，实在是桩喜事。

晓丽天资聪惠，待人谦和，又吃得苦，很快便博得了同事们的喜爱。找份工作不易，得加油干哪！她时常用日本电视剧中常说的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她确实这样做了，在同期入厂的工人中，她不仅完成任务指标始终名列前茅，技术水平也在突飞猛进。入厂才一年，在一次全厂性青工考核中，她一举夺魁，名字和照片还登上了厂里的光荣榜。经过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提前六个月将她转为正式工。喜事连踵，师傅们称道，小姐妹们羡慕，晓丽的心里更是喜滋滋的，在她的面前似乎盛开了一路的鲜花。她哪里知道，一桩更大的“喜事”正在等待着她。

转正后不久，厂子里热心的老师傅，开始为她牵线搭桥，介绍“对象”。初时她只是羞赧地婉言谢绝。当她发现一些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姐妹早都有了意中人，而且谁都不再把这些事当作什么秘密。她的心动了。

此后不久，同车间的一位大姐介绍她与男青年李明相识了。小伙子是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高干子弟，人长得也帅气。几项条件很是优越，再加上他那番不落俗套且又十分得体的侃侃而谈，姑娘心中的情弦终于被拨动了。小伙子

自然乐不可支，他早已为姑娘天生的丽质和光鲜的风采所倾倒。

晓丽与李明恋爱了。他们以现代人的节奏和效率，迅速跨越了那段复杂的情感距离。频频约会，形影相吊，他们之间的恋爱热度在飞速上升。她记得很清楚，认识一个月后，也就是第六次在公园里漫步时，李明的手轻轻搭上了她的腰肢。分手时，李明还拥吻了她。第七次见面，在公园假山的背后，李明试探着轻抚她的身体。除去父母，外人还从未触碰过自己。她的脸红了，心在一个劲儿猛跳。“别这样”，她的声音很轻，并且轻轻去推那颤抖着的手，可她的身体被对方紧搂着，手仍然固执地在她的胸前揉摸。她酥软得没了一点力气，呼吸变得急促，心头却涌出一股甜蜜。她无法控制自己，双臂紧紧勾住李明的脖颈。尽管他们置身在公园的幽僻处，尽管她始终闭着双眼，她仍然感觉到了李明滚烫的面颊和烁烁的目光。

爱欲，如同干柴烈火。他们长时间热烈地拥抱着、狂吻着，爱抚着。忘却了尘世间的一切。

两个月后的一次晚间约会，天空突降暴雨，两人顶着一柄漂亮的早伞，小跑着来到李明独居的宿舍。伴着窗外哗哗的雨声，他们紧紧地依偎着，长久地交谈，并且第一次谈到了“结合”，他们庄重地约定国庆节结婚。

这一晚，晓丽没有回去。当李明涨红着脸提出那种要求时，她还是迟疑了一下，但当她望见李明那火辣辣的充满期待的目光时，她动摇了。反正要结婚，再说拒绝了，他会怎么想……于是她默许了，并且自己除去了衣裙。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慌乱、笨拙、亢奋、欢悦，他们在爱的海洋中浮

沉……

对于他们来说，这的确是第一次，然而有了第一次，很容易地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他们干脆像合法夫妻一样，经常地住在了一起。至于这样做是否妥当，他们没有想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恋的狂热和新鲜感逐渐消退了。膨胀的大脑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与他（她）在志趣、爱好、性格乃至文化层次上竟有那么大的差异。于是，彼此间的厌恶乃至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他提出分手，但她觉得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她想将这种关系凑合下去。可李明那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她恨李明绝情，仔细想想，她又没有什么话说。“流氓”、“骗子”一些女人在此种时刻挂在嘴边的话，她无法说出口。谁是流氓？谁骗她了？短短几个月里所发生的那一切，不都是自己愿意的吗？她只能把苦涩的泪水默默地流向心里。

初恋失败了。父母没能谅解自己的女儿，怨她不听话，恨她给家门带来了耻辱。邻居和同事在她的背后更是戳戳点点……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压抑使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她独自一人来到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公园湖畔那张绿色的路椅前。当初，盈盈的湖水是那么蓝，夜色下灯光倒影，波光粼粼，多么美妙，多么欢快。而今，湖水怎么变成灰蒙蒙的，像是对着她板起面孔。她浑身一阵颤栗，“难道这便是我的归宿……”

这一天，正是9月30号。望着静谧的湖水，她笑了，凄然的笑声在喜庆的夜空中久久回荡。朝着湖水她缓缓地走过

去，走过去……

林晓丽去了，她用自绝于世的方法，为自己短短的一生标上了句号。

据说后来晓丽的父母为此而向法院投诉，然而这场“官司”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多么高明的法官在这类案件面前也会一筹莫展。

诚然，在恋爱失败后走上极端尚属个别情况，晓丽的错误抉择毕竟与她所处氛围、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以及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分不开。但是，透过这种典型情况，是否可以使我们稍稍领略一点恋爱大潮中的狂与热呢。

接下来向您披露的这组调查情况，兴许会有助人们对于林晓丽一类悲剧的思考。

据国家公安部门和民间联防组织的调查表明，在公共场所包括公园、绿地、街道、旅馆等处进行不正当性行为的情况较多，尤以温暖季节为甚，是治安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其中绝大部分是狂热的无法自制或不想自制的青年恋人。虽说公安机关早有明令通告，但禁而不止，愈演愈烈，这种事管深了不是，管浅了不是，是治安工作中一项十分棘手的事情。

南方某城市一次小范围，无须签名的测试问卷结果，接受测试者中竟有51%的人在是否有婚前性行为一栏划了“√”。在余下的49%中尚有些“无可奉告”之类的答复。

湖南岳阳一家医院不完全的统计表明，坠胎妇女中40%是未婚者。这还不包括那些拒绝说明身份的坠胎者。

深圳蛇口工业区未婚先孕者，1984年200人，1987年800人。上升率400%。

其实，读者只须稍加留意，您所在的那条街道上、巷子内，甚至在您居住的院落里、楼层中，未婚同居恐怕不是个别现象。

一对男女在未取得法律的许可和社会的承认时，所发生的性关系，无论用多么充足的理由去作注脚，都无法掩饰其行为的轻浮与放浪。这是不庄重、不道德、不合法的。许许多多的悲剧和闹剧，正是这样植下了祸根。

在我所接触到的一部分青年男女中，对于这类事似乎并不十分介意。“不要太陈腐吗。”有人这样讲。若是追问得紧了或者表示不解时，他们会用一种碰到了外星人样的目光来打量你。对此，笔者虽不以为然，但是这种目光仍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挑战——当代中国部分青年对恋爱观乃至传统道德的严峻挑战。

二、早恋，带给他们的是什么

一位域外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少年的时候，爱情是美丽而飘渺的海市蜃楼，是带着露水的缤纷花环，是阳光在小水滴上面所折射出来的动人虹彩。然而，太年轻的爱，有多少棵嫩苗成长起来呢？

1988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某区公安分局的门前跑来一个浑身染满血迹的年轻人，他喘着粗气，声称自己杀了人。公安人员将他带进值班室。待他情绪稍稍平静，经过一番讯问，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这名男青年叫吴晓峰，今年23岁，区五金工具厂汽车司机。与某单位办公室打字员小柳（今年21岁）早已建立了恋

爱关系，虽说尚未领取结婚证，可同居已有几年。最近，他发现小柳与同单位的工人张林来往密切，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开始留意小柳的行踪。

真是“冤家路窄”，这天晚上7点多钟，回家的路上，恰巧碰上她与张同行，一股无名火陡然升起，他不问青红皂白，冲着张林兜头盖脸一通怒骂。张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二人撕撕扯扯地交了手，好心的路人把他们拉开。互殴中吃了亏的吴晓峰，血气方刚，岂肯善罢甘休，他转身跑回家抄起一把锋利的尖刀揣进怀里，红着眼睛四处寻找张林拼命。晚上10点多钟，他在柳的家中发现了张林，全身的血液向头顶涌去，他什么不再考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闯进屋，拔刀便朝张的颈、面部猛刺，小柳姑娘过来解释、拦阻，此时此刻任何解释都无法浇灭他心中的怒火。他胡乱地又冲柳猛刺了一刀。就这样，张林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小柳漂亮的面颊上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疤。

后果严重，手段残忍，人民法院理所当然地要以故意杀人罪来判处这一案件。可是当主审法官细细翻阅卷宗时，竟然吃惊地发现，吴晓峰与小柳正式建立恋爱关系的年龄，一个17岁，一个15岁，而且恋上不久就发生了性关系。一年后，他们更大大方方地同居在一起。吃惊归吃惊，毕竟这些都属于案外的情节了。

在吴晓峰和小柳的恋爱悲剧中，他们自己饰演了其中的男女主角。还有这样一些早恋的少男少女，他们将不慎恋爱的祸水引进家庭，使原来安谧的家庭无端蒙难。数年前，曾披露于报端的北京市月坛公园内发生的杀害恋人及亲友数人的事件或许还留存在一些人的记忆中。近年来，情况如何

呢，笔者只能不无遗憾地报告给读者，此类事件有增无减。

小A姑娘17岁，是个正在技校读书的学生，在去工厂实习中认识了年轻的方师傅，她倾慕方师傅的为人，她为方师傅幼年丧母的悲苦境遇而落泪。纯情的少女感到心中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萌动，是爱情？是同情？是友谊？她分不清。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闯进了对她来说是那么陌生的世界。她与他经常在一起热烈地交谈，愉快地漫步。不过，小A姑娘很快就动摇了，她委婉地提出断绝这种正在发展中的关系。没想到小方师傅竟跪倒在她脚下苦苦哀求：“小A我爱你，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这种只是在书籍和影视中才见过的场面，使小A惶惑，勇气和决心统统烟消云散。她再一次动摇了。此后，他们又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日子。终日里耳鬓厮摩，一次无法抑止的纯生理性冲动，他们发生了两性关系。

对小A来说，就像是做了场新奇而短促的梦。

醒来后，她深感懊悔，于是不加思索地提笔给小方写了封长信。采取一些恋人绝交时惯用的借口，她在信中称父母不同意保持关系。面对左摇右摆的小A，心胸狭窄的小方被激怒了，并且自然而然地迁怒于她的父母。

1987年4月间的一个中午，他红着眼睛闯进小A家的独居小院，掏出事先备好的两把菜刀，不由分说将小A的父母砍倒在血泊中。在这场祸事中，小A幸免于难，那是父母听说她与小方断了关系，让她到亲戚家去散散心避避风的，父母却惨遭杀害，作了早恋女儿的屈死鬼。

小A闻讯后简直是痛不欲生，每日里以泪洗面。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小A的心情会逐渐平静下来。但她心底那道

深深的创伤，恐怕今生今世都无法平复。

采访过程中，不少学校的老师不无忧虑地介绍说，早恋的现象在学校中相当普遍，中学生，甚至有的小学高年级学生，递条子，订约会，谈恋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但绝大多数老师坚持认为，这样一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精神面貌。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从各个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社会现实。目前我国恋爱年龄，的确在出现前倾趋势。这与青少年成熟期提前密切相关。根据他们的研究，我国男女青少年的成熟期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相比，大约平均提前了1—2岁。随着身体发育的加快，性成熟的时间相应变短。其中的原因是显见的，物质生活提高了，饮食营养改善了，再加上电影、电视、录像、书刊等文化媒介的广泛传播……在此情况下，一些青少年极易较早地开始追求异性。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会失足犯罪，这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通现象。看起来，孩子的早熟是一种不容忽视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现实。这倒真有点令人手足无措了。

山重水复之中，我重又走访了一位多年从事青少年心理研究的学者，说了一番并不深奥的话，却使我茅塞顿开。他说，人不同于动物，生理的因素总是间接地、在受到某种社会条件影响的情况下，并通过一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发生作用。

是啊！社会环境的确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包括焦虑不安的老师、忧心忡忡的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应该说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种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社会环境的责任。法律可以预先规范人们的种种行为，但是法律

没办法也不可能规定出人的恋爱年龄。那种试图用强制的“围、追、堵、截”去抑制早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棒打鸳鸯往往是鸳鸯不散。改善和扭转不适当的早恋现象，只能靠积极的关心引导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去解决。应当告诉孩子们，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生理、心理以及对于社会这个复杂课题的理解，都还不够成熟。朦胧中的早恋带给他们的常常是苦涩和酸辛。

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就握在人们自己的手中。

三、灵堂上的婚礼

灵堂，静谧，肃穆。

大厅的一隅，不时飘出令人心碎的哀声，两位鬓发斑白的老人站在两架灵床旁掩面悲泣。灵床上安卧着一对年轻的男女。与一般行将火化的死者不同，他们通身上下都穿着华贵的结婚礼服，俨然就是对新婚夫妇。

两位老人各执一朵红色绢花，用颤抖的手仔细地别在死者的胸前。大滴大滴的泪，顺着他们布满皱纹的面颊滚落。

“娟，好闺女，现在你们成亲了，再也不分开。好好过……过日子吧。孩子，你恨妈妈吗？”

“孩子，爸爸错了，对不起你和小坚。……你盼着爸爸说的那句话，现在才告诉你，爸爸同意了。呜呜……”

两位老人从心底发出的苍老颤音在大厅内回响，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

他们终于结合了。在这世人难以预料的地方。

姑娘的名字叫齐晓娟，24岁。前年从某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分配到图书馆工作。小伙子叫石坚，比姑娘年长一岁。五年前，他高考落榜，被分配到百货公司当了营业员。

她，生性文静，自幼喜好读书赋诗。四年大学的熏陶，丰富了她的专业知识，加深了她对文学的热爱。有时，寻觅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她竟废寝忘食地阅读。爸爸妈妈常常称之谓“小书呆子”。

他，与晓娟的生活道路不同。自小失去双亲，是叔父将他拉扯成人。生活造就了他自尊、倔强的性格。虽说身处逆境，可他偏偏爱上了文学。每逢星期日，他便揣上两个面包，到图书馆去读书，一坐就是一天。晚上练笔，兴起时常通宵达旦。

去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图书馆开门了，一个小伙子畏畏缩缩地走到晓娟的跟前：“同志，书丢了，怎么办哪？”他低声问。“丢了？”晓娟显得有些不满，“当然要照价赔偿，而且要停止借阅两个月。”“啊！六十天哪。同志，这书是单位里的同志给弄丢的，我加倍赔能不能……”由于紧张，他显得有些口拙，一张脸憋得通红。晓娟抬起头，瞟了他一眼。“啊！是他？”姑娘记起了，他不就是那个每周必到的读者吗？

她接过小伙子递上的赔款，迅速填写了收据，“叫什么？”她问。“石坚。”他答。在姑娘面前，特别是在这么漂亮的姑娘面前，他拘谨极了。眼巴巴望着人家将借书证塞进抽屉，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拿起一份杂志看了起来。

中午，石坚从挎包中掏出干面包，一边啃，一边看杂志。她倒满一杯开水，走过去。石坚慌乱地接过杯子，厚厚的双唇紧张地翕动，竟然说不出一句感谢话。姑娘强忍住笑，从口袋里取出那张借书证：“这次不罚了，今后注意点

儿。”“是，是，谢谢您！”他的眼里透出一股深深的感激之情。只一瞬间，他与姑娘的目光碰了一下。

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彼此间都留下了好感。

此后，石坚仍旧每周必到，不过，他换了个位置，离开了那扇窗，挪到了距姑娘最近的桌旁；晓娟依旧每日准时上班，只是一旦在星期天的早晨没能见到他时，就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怅惘之感。

经过这半年来的接触，他们发现对方在志趣、爱好、追求、理想上和自己是那么一致。他们开始相爱。

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了玫瑰色。

恋爱半年了，到了与老人见面的时候。石坚悄悄地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品。这绝不是仅仅出于礼节，他是要把晓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他是去见父母啊！

一天上午，石坚刚刚上班，便接到晓娟打来的电话，声调里夹着哭音：“坚，晚上一定出来，老地方等你。”……没等弄清怎么回事，电话已经挂断，他的心头掠过一片阴影。

一见面，晓娟就扑进了石坚的怀抱，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往下滚，哽咽着说不出话。经过石坚好一阵劝慰，晓娟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昨天晚上，晓娟悄悄将妈妈拉进自己的房间，红着脸将与石坚的事，告诉了妈妈。听罢，妈妈惊得变了脸色，“你这个孩子，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说，真是的。”

“现在也不晚嘛。”晓娟在母亲面前有点撒娇。

“这事我可作不了主。”妈妈拉开门喊进了“一家之主”。

晓娟的爸爸在某公司担任副经理，到底是个领导干部，

对此事不似母亲那般慌张，而是镇静地询问小伙子的情况，然后，点燃了支香烟，慢条斯理地发表了意见。第一、婚姻大事必须要父母同意，爸爸妈妈已经委托了几位阿姨正在物色，不用急躁。第二、寻找对象还是要门当户对，否则不会有幸福。第三、立即与石坚一刀两断。

素来文静的晓娟姑娘再也不愿听下去，她忍不住回敬了父亲几句，可是招来的却是父亲的震怒和母亲的眼泪。父亲断然说道：“必须断，没有商量的余地。”

晓娟关起屋门，扑倒在床上痛哭。父亲气恼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母亲坐在沙发里一个劲儿抹泪。两个小时前，这个家庭充满了欢笑和温馨，而现在却笼上了一片阴霾……

听罢晓娟的叙述，石坚心乱如麻。两个年轻人紧紧地拥靠着，泪水流在一起。他们真怕分开，因为两颗热恋的心已经牢牢地系在了一起。分离，将意味着撕碎他们的心。他们相互鼓励，决定明天下班后一起回家，共同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兴许……

下班后，石坚提起早已备下的礼物，来到晓娟家。晓娟的父亲见到他，一脸的怒容，只是极力克制着，才没有立即发作，可抛出来的那些话语却显得十分尖刻。他请石坚别再缠着他的女儿。石坚硬着头皮与他谈了几句，便被二老不礼貌地“送”出门去，并把礼物放在了门外。石坚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伤害，扭身跑了出去。晓娟不满地说了一句：“你们也太不通情理。”被父亲打了个耳光，反锁在屋里。努力失败了，晓娟也不能再那样“自由”了。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父母亲轮流护送她上下班。

晓娟用电话和石坚取得了联系。电话中，他们海誓山